



左傳快讀
中 襄公
十一

0712
1510
10



門七
種 1510
卷 10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十二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晉義

宋林堯叟唐翁
朱申周翰兩先生參註

本朝馮李驊天閑
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同學諸子參閱

善化李紹崧品選訂

男

履道 晉道
謙道 頤道
泰道 恆道
豫道 萃道

校字

自十五年起至
二十五年止

襄公中

衛陽公 晉悼公卒子彪
剌元年 立是為丕公

靈王十
四年 十五年

新丁三事守史讀

卷之二十一 襄公中

曲江書屋

鄭師慧諷子罕

亂在十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

以三子之父為盜等所殺故賂于宋以請餘盜

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

二人皆樂師後慧其名也

與師後音伐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

宋大夫

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此又是一首絕妙嘲諷文字不必造作歌謠不必別尋議論只就一便溺細事將口頭言語小作掉弄已令嬉笑怒罵一時都到天生雋妙雖游戲都臻絕頂也

詳司臣事見良者可逸則盜固不必以賂而後與也

下今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凡講三遍無人而中以其若有人作反跌極痛峭之妙子罕在宋頗稱賢相那肯當此冷語故汲汲改過

子罕以司臣託魯季武子

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音海

註明一句以別司臣

之三人也師慧過平声宋朝將私焉其相曰

廷也不可溺

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

千乘之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幣而

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

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苟有賢人必不知是也

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

言子罕能改過

固請而歸之

○按時子產尚未為相此云千乘之相當是指子罕也淫樂之曠慧自謂也易治也言若有人豈有相千乘之國者而暇治淫樂之曠乎相且得暇尚有何在朝千乘對賂馬四十乘淫樂對二樂師雖是嘲謔亦不胡亂其意譏子罕貪賂匪不得為人矣

十五年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玉人琢玉之工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

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

是我貪而汝失玉皆喪其寶也

我皆喪，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

不若我二人皆各自守其寶而有之

恐因此而為盜所害

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將宋或人安置於所居之里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

賣玉得富而後使或人歸於其所居

後使復其所。

○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亦猶虞叔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若依註云畏盜然則富而後所者獨不畏盜耶

連寫四寶字極精之理極簡之筆然其妙尤在於簡若衍作長語更減

靈王十七年

十六年

靈王十六年

十七年

晉平公元年

宋皇國父為公築臺

○按為大宰三字便見有匡君恤民之職

其時有妨於民之收穫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前平紋中側敘後仍就子罕語雙抱作收洗首尾結構之自然者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皙白也臯父面白

黔黔色子罕面黑居於邑○黔居近於澤門謂實為公與築臺之役

中謂請緩役實慰我之心叶琴

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聞謳歌

便親自執扑杖以巡行於築臺者之所

其有不勉力者則以杖擊之扶撻也

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

不勉者

○按吾字疑是汝字之誤作子罕責語庶幾一路語氣順暢

闔謂門戶閉塞廬舍也

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

○周云徑說君不說國父以有公弗許在也○俞云非特安國亦以安民非特全君亦以全己也

何取其為役事也

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謳者木稱譽子罕今子罕自扶之故不謳也

或問子罕何故扶之

言宋乃區區小國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

而有誣與役者有祝緩役者則民心喜惡不同此禍亂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

有誣有祝禍之本也

按誣祝兩語有抑己之意是以蓋人之愆之意言不然則致禍亂此較蘭相如之待廉頗更覺蘊藉

韓友一曰始正君恤民也繼督役尊君也一事之閒權時度變故若出兩轍後之人臣執其一說必伐是而君否激成大難豈得為盡忠者乎

靈王十八年

曹成公卒子滕立是為武公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同圍齊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

初傳云云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諸侯所共惡疾故同而圍之也春秋於此有阻橫通抑強暴之意

家氏鉉翁曰此與鞏之戰大夫逞其私憾不同故春秋書同圍與之

此篇敘事雖作兩半讀而通篇文法又有不同自起至沈玉而濟乃一篇之首會于魯濟同伐齊又作一領而下文另分兩截三對禦平陰與入平陰對皆以風沙衛為眼目一是弗聽守險而宣子之開得行一是代我國師而州綽之追逐及登山望師與逐歸攻險對皆詳寫伐齊正而一是一陰謀秘計御用虛筆點化一是素風客氣御用實筆鋪排齊師夜遁與將走郵棠對一是齊既遁而晉人咸喜一是晉將退而齊人先覺都是結應東方可逞

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

以兩手奉其首而走

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臬他日

偃他日遇見巫於道即以所夢告巫巫亦同有此夢

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則可以決逞其志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

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一鼓而禱曰

雙玉曰穀繫以朱絲而禮神

一筆文字一正結一反
結如此讀片段亦自明
整大抵左傳反復皆有
妙境可尋不比一邱一
壑登涉即遍耳

斥靈公之名責其
憑恃山川之險
倚負人民
之眾多

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

民為曾臣猶未臣彪晉平公名
神上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也
官臣守官之
臣獻子名偃

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

實先後
輔佐之
苟能
勝齊
無致貽
神之羞
我已不敢復
濟河而歸矣

實先去聲
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

偃信巫言故
以死目誓
詞亦古勁
願神明裁
度其事
禱畢遂沈其玉
於河而後濟

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

會湟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
湟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十月會于魯濟尋湟梁之言同伐齊

齊邑
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
作壘橫行廣二里故經書圍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夙沙衛
齊奄人
謂防門不
足為險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

析文子齊
大夫子家

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

言我與子相知
不敢隱匿情實
曲語妙
言魯莒二國皆請以十萬五千人自
其鄉東道以入齊也二國在齊之東

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

我晉君已
許其請矣
魯莒若
齊國
必失

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

梗陽在太原晉陽
南今山西太
原府清源縣有梗
陽故城

湟梁爾雅云梁黃
大於湟湟梁
水堤也今河南懷
慶府濟源縣西北
原山有白湟水即
湟梁也

平陰平陰城在齊
北盧縣東北
今平陰故城在山
東東平州平陰縣
東北三十五里

齊靈公

○周云無勇從晏子口中說出橫插此語作斷妙甚

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

言齊君既無勇而又不能久敵晉矣

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

望晉師之多少

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斥堠也。凡山澤險阻處皆置斥堠。堠音后。雖人行不到處

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

輿眾曳柴從車後而揚塵詐為疑兵以恐齊也。○前思之以所聞後恐之以所見

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

不張旗幟而歸。○旆。勑活反。又他外反。

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

鳥鳥得空。晉大夫荀偃

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邾伯告中行

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別離聲。○晉侯在兩頭中行。伯在中間。殺法變換

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

兵眾守城鳥不敢近。今城上無兵故鳥集。晉師及諸侯之師入于平陰

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

以大車相連塞。陰而殿軍後

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

登山一段乃上半篇精神團聚處魯衛攻險一段乃下半篇精神團聚處

巫山 在廬縣東北今山東濟南府肥城縣西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即望師處也

張梅荈曰城濮之戰曳柴以示弱也平陰之戰曳柴以示強也又云草寫晉之以疑形喝敵及齊師遁歸諸人歡然相告之狀工絕大略此段妙于寫兵形

左翼晉人無限布置只為一遁字猶恐齊人不遁故側耳聽聲注目望形一有影響君臣交告驚善欲狂此為傳神絕技

韓友一曰鳥獸最易傳軍中虛實之情使人測識故無目者聞而有目者見而知之

二人齊之勇士

謂以奄人殿師為國辱

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

衛恨二子譏亡故殺馬以塞其隘道欲使追者得之

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

追及齊師

脰頸也兩矢夾其頸

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

州綽謂殖綽曰汝若止而不走猶可生為我軍獲

若不肯止我即射中汝之中心

殖綽返顧言汝矢誓不射

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

我方止

州綽乃舍弓而自後反縛殖綽縛束也

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

州綽之右

右主擊刺故舍兵

二人皆不解甲反縛而惟露其回

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

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

衛請攻險齊侯駕將走郵棠天子

攻其險固城守者

因晉師攻急故駕車將走

郵棠齊邑

齊天子光也

郵棠今在萊州府即墨縣南八里有甘棠社即古棠鄉

濰沂水經注濰水田邨瑯琊縣

過濰武平昌高密淳于運都昌大海箕縣在今莒州東武故城今為諸城縣治平昌高密淳于皆在今安邱縣

郭榮齊叩齊侯大夫之馬

言晉師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

與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

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斤

襄公中

八

屬山東青州府
昌今昌邑是也
沂水出東莞蓋縣
至下邳入海蓋縣
省入沂水縣今屬
山東青州府

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天子抽劍斷鞅乃

澼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止甲辰東侵及澼南及沂

魚依反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子孔公子嘉也時為正卿欲去諸大夫而權專歸己

欲使楚伐鄭而逐諸大夫故叛晉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子庚楚命尹于午也

康王聞其事

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

使揚豚邑大夫名宜者告於令尹曰

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

為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後將降其喪禮

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

人必以我自求安逸

謂自己未嘗帥師

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

命子庚圖謀之

其將何以處此

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

言康王疑已懷安而不事事乎

我之所以不許鄭請者止所以休息楚國而利社稷

見王之使者即揚豚尹宜

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

○王語兩番三折從人言跌到自己又從自己收到人言前重後輕語語自責御句刺人一則好對面文字

於前又不曾楚師於後首尾兩端進退無據而兵在其頸矣未段御將晉人旁論楚師作結正見楚德不足以固鄭而子孔叛晉但知從欲不知從謀國之失策為已甚也此等收應真非尋行數墨所得夢見者矣

兩社稷相對懷安對上
自逸不可對上師不
出此是折作兩層應法

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

若其勢可進君然
後出兵以繼我

若勢不可進我
即收兵而歸

如此則可以
不為楚害

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

君亦不至親
出以受此辱

○此治兵亦
是遷延之意

於是
時也

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

公孫
黑肱

守國
也

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

子西子展知子孔欲起
楚師去諸大夫之謀

先完守城郭而
後入城保國

子孔見二
子有備故

去声 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

魚陵在南陽雙縣
北水經注湛

不敢出
會楚師

魚陵魚齒
山也鄭地

將涉潁故於水邊備
築城以為進退之備

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

水原於魚齒山今
在河南汝州東南
五十里○犂尺中
反

遂涉潁次於旃然焉子馮公子格率

旃然水出滎陽
成泉縣東入潁

晉靡獻于雍
梁皆鄭邑

楚師右回
鄭之梅山

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

在開封府禹州南
水也今在開封府
滎陽縣東南三十
五里

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

信再
宿也

魚齒山之下有泄水
故言涉○泄音雉

適遇
大雨

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

忽然轉出晉人聞有楚師絕妙接法絕妙結法不害意上無害

唐錫周曰楚師無功之故于庚口中不說明偏從晉人推算出來有雲穿月出之妙

○師曠董叔一味論數叔向偏要論理冷語令人毛悚不但斷敵國並可警本國也數短理長此師子之所以名遜未程也

深冬涉水又值大雨故多凍死役徒給役使之卒也凍死且盡

○馮氏曰不見主人翁絕倒楚師此來只是為賞雨耳

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

不害言 言我驟吹律而無妨也 歌北風之音曲

又歌南風 歌者吹律以味之音曲 八風南風音微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與律聲相競而 以此知楚又多肅殺之聲 必無功

言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

南國用兵不得天時故知無功

言師之強弱惟在君德不專在天時地利也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

德也。

靈王十八年 十九年

曹武公 齊靈公卒于光元年 立是為莊公

季孫宿如晉

拜為魯討齊之師

代將偃將中軍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

詩小雅篇名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土句賦此喻晉君憂勞魯國如召伯也

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

大國若能常施潤澤

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

此篇與下銘功篇連看。上是寫季武拜師極其推崇極其感謝分明借力救死忽然忘卻本來面目作器銘功真覺無謂。前云小國之仰大國。後云小國幸於大國。兩對看季武清夜自思亦啞然而笑矣。

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將見天下皆不特我亦小雅篇名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季和陸以事晉魯而已孫賦此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十九年 臧孫紇譏銘功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
見陽秋以伐齊所得之兵器鑄為林鐘林鐘六月律名季孫鑄鐘而應此律之聲因以為名將勝齊之事作為銘

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
文鑄於鐘上以紀傳功諸侯舉動得時大夫則自銘今汝之銘器若

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
則三等之中若從計功之例則是為下等也借晉之力非己功也若從言時之例則又妨農務非其時矣

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
由此觀之無一可以銘者遂銘其征後人所以昭明吾國之明德而懲戒敵國之無禮也

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既無以為銘又不當銘駁銘字曲盡素路另轉一層令人惕然悚息

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
○銘功原為自己只借魯為名耳臧孫紇層駁醒字字痛快借人力以救死銘可恥也兼且自取危亡則毫不敢銘矣於此見武仲之知魯大夫百不及矣

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
以魯之小國而幸勝齊之大國乃昭著所獲之兵器以取齊人之怒

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
是招危亡之道也

議論文字必有虛實兩層此文各以一反一正洗發兩字遞說而相對也前一層論是非以禮字作提後一層論得失以亡字作煞而前用三排後用四疊章法相配前後散意足而味濃

○只此順開一非
君之何銘之何對說而前用作用作轉乃照應參入妙處

○銘功原為自己只借魯為名耳臧孫紇層駁醒字字痛快借人力以救死銘可恥也兼且自取危亡則毫不敢銘矣於此見武仲之知魯大夫百不及矣

道也。
為城西郭
武城傳

齊莊公
元年

靈王十
九年 二十年

衛甯殖悔過

惠子之
子甯喜

十四年與孫林
父逐衛獻公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

後雖自悔
不可追也

我之名已載於
諸國史官之策

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君若復入則可
以掩此名也

若能為我納
君掩其惡名

則是汝能為
吾之子也

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我雖死而魂
魄猶能有知

則吾寧為
饑餓之鬼

不來享汝
之祭祀矣

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為二十六年
衛侯歸傳

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註作己卯歲馮氏曰杜註孔子卒下
云二十二年生他書亦云是年有兩日食必非大聖人生年甚是

靈王二
十一年

無良想到名汗青史遺
臭萬年豈不汗下五斗
所以望其子為之蓋掩
也猶有鬼神非畏冥譴
乃是以前來食血要之
必以納君之意伏枕哀
鳴悲楚萬狀千載下如
見其形如聞其聲

小亦其...
其...
其...

庶其邾大夫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來奔魯○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北有漆城即漆鄉也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林曰於是公在晉言來奔者內○擅以公姑姊妻人固不敢季孫宿納之也 外之辭也 而以妻叛臣其罪益重武子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

借竊何 遂至此 之從者意欲何為 〇不知又賞賜叛臣 〇馮云他處於是作於時解此於是作由此解以起不可不能兩意

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

七計 反 治也 詰究

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

言盜不可治我之才又不能治。故意寬縱兩 言我有四 而詰治封 語似欲似呆正欲啓其詰我者以轉詰彼耳 方封疆 內之盜

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

當以去 盜為職

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

指邾庶其 指以公姑 姊妻庶其 其也

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外盜且召之何以能止 〇召字來字 答得極辣 正卿且來外盜司寇 無權何能去之此我

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

竊邑即是 〇正面只 盜之確案 此一

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

〇妻字與字賜 漆閭邱 與邑使食 大盜謂 庶其也

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

此絕妙駁辨文字極痛快又極風趣理明詞達在左氏另一種鬆爽筆墨

按此篇前敘事作提後解經應結中分四段主意只一結字生出不可

不能兩樣以下層層駁辨不外虛實擒縱反復回環之法第一段兩下

將不可不能平重對駁第二段實發所以不可之故輕落則不能是順

說第三段泛言惟其不能所以不可用倒說第四段引書以明己之不可不能說原自有本

也虛實回環精妙莫倫其擒縱之法則詳見於王或菴評中

妙在季孫亦緊接不可不能作駁難便令臧孫答語一反一復持矛刺盾愈覺鬆快煞人

左翼庶其盜也季孫賞盜者也盜所隱匿與盜同罪多盜之本不在庶

其而在季孫矣前半云召外盜來外盜猶以盜

屬庶其故口口說盜口口說子筆鋒廉鐔刀斧

俱下後半說洒濯其心
分明暗歸到季孫身上
見不能此者之為真盜
也故推開泛說不著季
孫並將盜字含糊不肯
放出末引夏書似頌似
規猶夷淡蕩縹緲無際
前之神驚魄震者至此
心曠神怡矣讀此文百
過不惟行文得操縱之
法亦得立言溫肅之體
矣

○此一段與孔子答季
康子問政忠盜三章同
意彼直說此渾說亦進
言各有不同處

陳南園曰起處雙峰聳
翠中間逐層環抱引書
作結迤邐而弛來得突
兀去得安閒

王或菴曰一縱一禽且
禽且縱禽縱在手方可
言文瀉水於地縱而不
能禽者也膠柱鼓瑟禽
而不能縱者也此傳開
手三語立案下即將庶
其撒卻陡入魯盜所謂
縱也武仲以盜不可詰
不能詰斜冲橫鶩頓跌
翻駁然後落到庶其所
謂禽也正義既畢又繳

○前已敘明此複
說為賞盜下斷

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

臺牧入 其小者謂庶其從者之微 如此是子之所 子賞盜而 賤者亦以衣裳劍帶賜之 賞者皆盜也 使我去盜

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

此去之 或難焉 一層 拓開

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

而誠信專 壹以待人 其軌法一度於信所 行前後皆可明驗

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

如此則先能自治 居上者所 民皆趨向 而後可以治人 為之事 而效之也

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

若上所 而民或違背 所以必加以 刑罰治之焉 則民莫不懲 不為者 法制而為之 戒而畏服

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

若上之所 為者非法 而民亦從 是上行下效 理所宜也

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

又安可獨 虞書大 謂行此事當念 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于 禁民乎 禹謨 使可施之於此 人然當顧己得無亦有之

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

名此事言此事亦 允信也信出于 言帝念功則功成也○按 臧孫釋書 皆當令可施于此 此則善亦在此 註疏此解皆非經本意 之意謂念

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

釋在茲者正 誠信在上者 而後善功 專壹由己也 專壹以行 可念也 此傳釋經文曰 郊庶其非卿也

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

轉詰盜則禽而且縱後
幅拓開又句句正義則
縱而且禽禽縱自如文
情飛越讀者當悟其所
以能禽能縱之故而後
方知用禽用縱之法○
禽字照依原本

乃小國之大夫微不書今以地來奔雖賤必書何
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王云以書結妙見
季氏所重者地耳

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胡傳云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今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
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邱閭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
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奔而魯
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左翼庶其若不竊邑而來不可謂盜季氏必不加禮而賞盜魯人亦不效尤而
多盜左氏發明書法特揭重地二字所以著盜源也重地二字是春秋書法卻
是季氏隱情聞之一段從心術上推勘乃正本清源之論此左氏極醇正文字

二十一年 楚遠子馮 辭為令尹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于

豫申叔時之孫
子馮訪問其可否

言貴臣疏
王懦弱

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

子馮遂以有
疾辭不肯為

掘地下冰於其
中而安牀於上

繭綿
衣也

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

多衣示
其畏寒

少食示
其體弱

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

瘠癯
也

言無
疾

于南公子
追舒也

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

按子馮之意亦欲為令尹特為良友別醒以是辭疾及後為令尹不惟不訪叔豫而并效尤子南若無叔豫則兩子南矣甚矣直諒之友之不可少也如此

令尹

二十一年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

盈

十四年欒厲逐范鞅奔秦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

不相能不和也

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

欒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言其淫。亂太甚。

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

憂患其母之淫。

懼其子治州賓之罪。

愬盈於其父之前。

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

語於向母口中。着國多

大體語。一是明諷。一是

○提

遂述盈之言曰。吾父欒厲也。逐

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

范鞅

謂宣子不為厲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

盈與鞅同為公族大夫。而鞅獨專其政。

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

言自欒厲死而宣子益富。言其貪也。

○又繳應。前一筆。

吾欲以死作難與宣

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

子校量而已。

祁言懷子之所謀如此。

我懼其害也。主指范宣子。

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

主如不信。有范鞅為證。時懷子好施德於人。祁因鞅怨欒氏故云。故士人多有歸之者。

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

此傳欒盈出奔楚事起。結兩段。是正傳中兩段。是插敘。乃寄傳也。就正傳論。首段追敘欒盈出奔之由。由於宣子內忌。謬聽其女。又不明正其罪。而以計逐之。頗為冤獄。故末段以王語尤而效之。斷結筆。羅極隱顯。互用之。妙就寄傳論。先以一殺一囚。總提下。以一順一逆。分承。而以一筆。總結。總合。正傳然於祁大夫口中。着子為善

按欒祁以母愬子淫毒。極矣。百必以乃弟作證。則此謀實范鞅為之主。也。故作者先提鞅怨次提祁淫。即祁之愬語亦先述范鞅後述宣子。俱兩兩並重。而只以先後敘述見事端也。

○最妙無因補插士多歸懷子宣子畏其多士兩筆作束上生下其意

新言左傳快評 卷之十一 一襄公中 十七

有二一意欲表懷子之士皆非黨惡作亂者也

○通篇 畏其多得士心故 著眼 信邪鞅二人之讒

下軍 佐

一意欲表宣子正忌其得士而欲逐之特借譏而後發耳兩意俱為後數段文字伏脈非無因而插也若於想語下徑接懷子為下卿不惟殺囚兩事無因即末後王語亦成套語此蓋作者全副精神注意在此處也毋徒以補插目之

○因逐一人而殺十人 囚三人如疾風之捲蓬 萬其專政肆行如此不惟晉侯啞口即舉朝亦皆側目得而老結語而宣子之罪案乃定十三人之冤獄亦申由此觀之變屬沈虐已甚士句尤而效之幸而不亡者武于文子之德足以垂裕之也

叔向一段兩引詩不用詮釋只以知也覺者也借作一點煞脚絕不費辭而神理俱活最身引詩妙境其餘如必祁大夫祁大夫所不能也其獨遺我乎不棄其親其有焉都是一色調法所謂輕筆也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

著晉邑名宣子使盈往築 著城因其出外而遂逐之

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

十子皆晉大夫盈之黨也 音丙

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

申或 叔向 之弟

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

○單插叔向 離龐也或有譏叔向亦不免於罪 其不能保身 不得為知

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

言雖因何 如於死亡

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

樂王鮒晉大夫 夫樂桓子 言吾為汝請 於君而釋汝

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

不答 鮒出向亦 其人叔向左右之人 皆各叔向不答之失

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

言能免我者必 室老叔向家臣之 謂叔 言樂王鮒有寵於 大夫祁奚方可 長聞叔向之言 向曰 平公所言無不信

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

今特欲為子 而子竟 求赦而來告 不許諾 祁大夫所言 不能動君聽

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

而子乃曰必祁大夫此言何謂也

言其惟知阿意順從君命

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

不能強諫此言何得行

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

今豈肯棄我而不救乎

大雅抑之篇

言有先覺德行之人

則天下無不順從之

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

祁奚乃先覺之君子也必救我

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

言叔向篤于兄弟之親與虎同謀其或有之蓋恨其不答不拜故也

是時也老致仕也

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

問叔向被囚

駟傳車也欲速至故乘駟

商頌烈

言文王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

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

無窮

故子孫世世保守其位

夏書胤征篇

聖哲之有謀諫有功勳者○書作謨訓

當明證其謀勳而定保之

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

夫有謀諫而鮮過失即聖有暮勳之謂也

惠訓其民無所厭倦此二句叔向皆有焉

乃社稷所賴以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

安固者也

假使其十世子孫有罪猶且追念其祖之功而赦有之也

蓋所以勸勉世之有才今叔向一能者皆觀感而盡忠焉以其弟之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

有罪而即不能免其本身

以棄絕社稷之所倚賴

不亦可惑之甚乎

此言不以父有罪而并及其子也

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極而禹興

上下夾縫中即以樂王鮒作轉樞有一葦輕渡之妙

祁奚一段開口兩引詩書上分下合上尾下首章法之變不待言若其既引前言又嚮往行十世宥之既快進一步多殺何為又推本一層層層解釋不遺餘力乃所謂重筆也輕筆自成一片段重筆自成一片段前輕後重又共成一片段如璋如圭分合皆至寶也

○詮實處只三四語前引後證意透筆濃可知文無今古此法最為奪目要訣

引古作證以兩賓陪一
主一句父子遞說一句
君臣單說一句兄弟對
說筆筆變換

○以一社稷之固跌出
兩棄社稷一正一喻何
等義正辭嚴輕輕折入
宣子身上自不煩言而
圍解矣

不見叔向句結本段叔
向亦不告免句并結前
段且與弗應不拜遙相
暗映入神之筆妙絕之
文非左公那能具此細
心

○追敘向母一段寫叔
虎之所以被殺與向之
所以被囚母氏早慮及
之初聞之則奇談似如
既驗之則至理莫倫是
母是于兩兩各別也而
行文殆與樂盈之母蕭
猶相映波瀾橫澗益增
正傳情深不比鏡花水
月有影無形耳

太甲不以伊尹放己為有罪而反用以為相
卒無怨伊尹之色此言不以小忿妨大德也

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

右輔佐也此言不以
○不曰棄叔向而曰社稷見此
兄有罪而及其弟也 人實在要緊故再三以申微之 叔虎句法三變

周公有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

言子為正卿子為 何必多殺然後不敢為惡也
善人誰敢不為善 ○此句并關照伯華籍偃
宣子與祁奚共 載而入見公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去声

言諸平公而 免叔向之罪 祁奚不見而遂歸者言 叔向亦不告謝祁 其為國謀非為叔向也 奚之救己而即朝

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

公以明其亦知不為己也○傳寫 馮氏謂妬字當屬下句若連上句則 兩人相知之高○結叔向斬截 概其生平壞了賢母矣說極當理

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

向母如其美而乃 不使之往見其夫 叔向諫其母 不應如此

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

言非常之地必 生非常之物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設有不仁之 人閒廁其閒 汝亦難 免禍矣

女傲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

余非愛惜此婦而 不使見汝父焉 遂使婦往 視夫寢

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收叔虎并結叔 向一句轉合本傳

力變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去声

末段遙接出奔楚變盈 盈奔於楚經 周地而過 剽掠盈之財物 盈致辭於天子 行人之官曰

一篇之主固應詳敘一 二而盈之罪狀即見於 辭行人語中而宣子之 失亦見於王語中蓋借 此收拾通篇不但為變 盈作補傳矣左氏常有 就文結事之法以議為 斷固史家旁見側出之 大凡也

於盈口中述出書厲印 證范鞅對秦一段議論 妙極書者變氏最盛之 人厲者始衰之人盈出 奔幾於滅矣乃反其最 盛溯其始衰即所以結 變氏也用意最深

掘過周一股似乎為變 盈雪冤以盈於此本無 罪而見逐也王且使候 送之晉侯不雅置若罔 聞猶欲一錮再錮使無 容於天地帥甲而書入 絳有自來矣所謂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至 若盡滅其族其實不天 也則又變書之餘殃而 非盈之所得挽也

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 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

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 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 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

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 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

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 焉使司徒禁掠變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諸轅轅 轅轅關在緱 氏縣東南與 地志其阪有十二 曲道將去復還故 名今在河南府鞏 縣西南有轅轅山

王或菴曰轉一境一奇絕入此境都忘彼境尋歸路忽逢來路山水之妙也善為文者因之此傳序纒盈見逐之故雖非一端而多士乃其禍本噫何士哉匹夫耳箕遺十人其魁也無足惜所惜者以叔虎而累叔向叔向可不詳乎於是轉入叔向別開邱壑寫叔向之高樂王鮒之狡邪大夫之直一一如畫堂徹牕密橫亘於中較前後文且倍而纒盈不知撒卻何許似絕不為盈奔傳者敘同既畢又追述二母序叔虎而合盈以結之然後遙接纒盈結其出奔之案中序叔向首尾序盈盈邪向邪入其境者惑邪來忘其所自而去反其所由邪

二十一年 州綽論殖綽郭最

雄猶勇也

齊莊公朝音潮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

宣子逐纒盈其黨知起 中行喜州綽邢蒯奔齊 君若以二 則人誰敢不 子為勇 以彼為勇

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

標一雄字以下便都從此點染生情是一首嬉笑文字

兩段都以然字一轉作章法前二子在句末後二子在句首左氏順逆一定句法也

王或菴曰州綽爭雄舌鋒劍利雄字主也公曰寡人之雄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三雄字醒快已見大意下卻置而不論但曰先二子鳴曰食其肉而寢處其皮雌雄原借用禽鳥字故只寓言禽鳥以應雄字何其警妙

十八年齊晉 時二子皆為州綽所執言如 設爵位以命勇士○補立陸氏 之戰于平陰 二雞相鬪我勝而先鳴也 曰爵酒器 設之以觴勇士也

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

自以為勇 故欲干與 平陰之役州綽門子 東閭蓋齊之東門也 於齊東門之中

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廼

○按平陰傳曰以枚數圍註曰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板 言數板之勇可 示不恐也此曰識其枚數識當讀志言能志其枚之所數也 以與此箇乎

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

言子之勇乃為 晉君非為齊也 言臣至齊為僕隸 尚新未得效勇耳

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

若二子者我嘗射獲之譬以禽獸得其肉 而食之剝其皮而寢處之矣未足為勇也

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靈王二十一年

晉人徵朝于鄭

召鄭來朝音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名

其驕反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

○按子駟相僖公會于鄭其相簡公朝晉經傳俱無可稽

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

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

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

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

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

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二月，先大夫

按此篇辭令布局與呂相絕秦篇相似，前後不用問答起訖，俱以突兀見奇，但彼以強辭奪理，此以濫語諷刺，抑所處不同耳。雖不無虛辭，文過而實，能令彼莫之強辨，焉斯為事大極則。

前半詳寫從楚緣故，預為未段寫為仇讎伏線。前三禮字後三命字，暗喻呼應，蓋婉轉中有縱擒存焉，卻又不露圭角，可以得潤色之大凡矣。

按禮字競字，即載書所謂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之本旨。其通篇折晉人處，正拏定此兩字。

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二月，先大夫

我鄭懼此是以受盟于楚

魯襄十一年

又不虞度晉國徵朝 我鄭君臣無 豈敢忘卻以 之命仍至荐仍也 一日不愾惕 小事大之職

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

晉若能使其必早晚 鄭得休息 自來朝晉 何須辱徵召 若不顧恤我 之命令焉 鄭疲病之患

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不恤

而但以不 朝為口實 如此則鄭之力不能 復堪任晉國之命

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

勢必為晉所翦棄使 我鄭所懼 豈敢忘晉君 從楚而成晉之仇讎 者此耳 徵朝之命 請以此言委 託晉諸執事

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

圖謀也傳言子產有 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事執事實重圖之

王或菴曰辭甚厲乃可以折晉而不至於激晉者挾楚以示其忌守信以慰其 心也杜註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其辭厲矣而所以敢於厲之故與 濟其厲之妙全在示人以可進可退而非屈以相從自處以禮以信而無毫髮 過當可以借口然非左氏妙手縱記其言而賴上三毫孰能傳之左氏傳列國 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詳於子產者也子產乃終春秋第一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 一人

二十二年 鄭公孫黑肱卒 不見經

鄭大夫 子張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

段子石也 使其子滅黜其官無多受 黑肱子 職薄省其祭無多用牲 四時之祭 三年盛祭加用 祇用一羊 一豕殷盛也

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貴而能貧生不在富保 身保家千古藥石之言

富貴二字大都合說平

說此獨分在首尾而側重富上着意在歸邑也敬其二句反輕故君子斷其善戒文貴一綫如此

左翼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猶云守富此則直以能貧為善策象齒焚身病在於賄石崇輩知此則無西市之嘆矣

食邑足以共祭祀之外

其餘邑盡歸鄭君

足以共平声下同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

位雖貴而不求多財

民亦無所求欲於我

如此可以免禍雖亡亦在他人後也

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

但當敬恭以事君與二三臣工而已。此倒裝句

凡人之所以保全其生在於能恭敬戒微已耳。初不在多財富也

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已

美其善於微。大雅。侯維也。度戒。○二字贊。抑篇。法度也

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

不虞不可度之事也

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子南即追舒。去年為令尹

祿少而馬多蓋因寵而受賂以故富也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

為康王御車

言君三次見臣必泣下

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

敢問王為誰有罪而泣也

不能稱職

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

本篇先主後賓格兩事相承相對而相反三泣不能全父子之恩三困獨能全朋友之義父子傷而君臣亦傷朋友全而君臣亦全有幸有不幸處人倫之變可以觀矣

本是子南子馮合傳卻一邊寫棄疾一邊寫叔

像寫棄疾似孝而實愚
寫叔豫似諂而行正此
子南之所以見殺子馮
之所以得安也觀叔豫
而棄疾不能執諫之罪
已明觀子馮而子南不
能納諫之失已見此又
以下形上格雖通篇敘
而不斷而斷即存於敘
事之中激射絕妙

左翼云王每見必泣豈
不欲生于南使棄疾能
諫亦如叔豫之於子馮
辭觀起而自斂抑王未
必不安之也既不能諫
又不以告陷父於死愚
則甚矣幸則未也遂殺
子南於朝下一字序分
明王不欲殺棄疾殺之

○程子曰使子南無罪
棄疾當告於其父而逃
之如其有罪而君殺之
不可曰棄父事讎也殺
蘇而禹臣之古有是事

○愚竊疑子南寵一人
王即不容子馮寵八人
而王偏容之豈悔殺子
南而故欲宥馮以彰用
刑之過歟抑子南不能
而馮別有所能欺何前
泣而今若罔聞也獨是
子馮者非不知前車既

汝為其子
豈不知之

國人將
討其罪

汝父死後汝能
居止事我否

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

馮用雷
我也

若洩露君命使我父
知之是增重其刑

臣亦不
肯洩也

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

輶車裂以
徇於四境

子南於朝輶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

子謂子南使
其犯命取尸

疾對君之殺臣臣之
事君各有禮制

唯二三寡臣
其少忍之

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

既葬
子南

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

言王欲殺吾父先與平
謀是吾亦與殺吾父也

辭于他國
將肯容我

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

昔棄吾父而又
事殺吾父之君

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

○序出子
馮觀子南

子木
也

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齧為司馬屈建

○較子南
更多七人

○仍蹈前轍
是不可解

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

遠子
胡王

○序出申
叔視棄疾

申叔弗應
遠子而退

遠子亦追
從之退

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

覆而乃效尤也滋甚罪

豫又走入

遠又

申叔終不與

遠子就申

子焉謂申叔不應入人中遂歸

不有加於子南之上乎

眾人中

追從

遠于言而歸

叔家見之

子焉謂申叔不應入人中遂歸

為實無君極矣如其有

三次困辱

我恐懼不

故來

我若

汝且以

君又何待叔豫之告哉

我於朝中

知所以

請見

有過

實告我

蓋左氏著意描寫楚君

惡我也

與汝同罪

我恐不免

何敢以

實告我

申叔豫而不能大用耳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叔豫三番做作跌出後

語方覺驚心動魄一字

千金若容易出諸口直

付之老生常談耳然非

子馮兩從一見求救甚

迫亦安能生死骨肉相

得益彰也哉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不實寫兩人如何怙修

起車裂

何故不懼

自御而歸

不能當道

至

亦從賓見主法讀至結

起車裂

何故不懼

自御而歸

不能當道

至

句見此事極易擺脫而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棄疾不得為叔豫也惜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通篇敘事中夾用描寫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及斷制筆法有描寫則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致活有斷制則局鍊史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家要訣盡在此矣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疾我也

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

叔之惠

今汝八人者必如申叔

不能如申叔

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

如是謝絕

然後康王心安

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杞孝公卒弟姑
容立是為文公
十二年 二十二年

杞伯句卒

悼公夫人平公之母也與杞孝公為兄妹故以兄弟之禮喪之三月公乃不徹樂故為非禮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

禮也。禮為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况母之兄弟乎。突兀得妙

母喪之而子不徹樂不但無渭陽之情直無泉之思矣妙又不從正義作曾御颺開批一淡語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二十三年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林曰此其書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

其時軍將皆任勇力之人而舊臣盡廢

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

無明德而徒有武功 言必以驕縱致憂患也 卽武子

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

聞乘隙也言齊乘晉有釁盈之禍而伐之 幸人之災不祥

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杜註傳言齊廢舊臣任勇力蓋為見弑張本作三段讀首段末段敘也中段議也平仲論君文于論臣而以論君為主恃勇力而伐盟主承上起下為一篇之大旨恰作中樞以攝首尾至首段詳其人末段詳其事各以一字兩字提頭作類絃章法極其整齊蓋又出一格矣

新言之何... 卷之八十一

語語照定後文凡九點
君字崔杼口中便爾直
露殺機文有事在此而
意在彼者此類是也

把君看得直如兒戲晏
陳聞此而不早為之所
亦可怪已。愚謂此即
晏嬰所以警議發端不
得以仰天一嘆而文之
也

朝歌 屬汲郡今河
南衛輝府淇
縣即古朝歌也

孟門 在朝歌東北
地理志在河
內郡野王縣
西北今河內縣即
野王縣屬河南懷

大行 地理志在河
內郡野王縣
西北今河內縣即
野王縣屬河南懷

熒庭 補正今翼城
縣東南七十
里有熒庭城

郟郟 補正今濟源
縣西一百二
十里有郟原開唐
武德二年置郟源
縣。周思兼按郟
郟當是二地文六
年殺公子樂于郟

少水 水經注即沁
水也。沁水出
鵝切。說文水出
上黨羊頭山。郡
縣釋名沁河源出
沁源縣有二水俱
至交口村流入黃
河。周思兼云少
水即澮水在河南

新言之何... 卷之八十一

陳文子名須
無陳完之孫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
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

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

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口。崔子將死乎。謂

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

况欲以惡
過其君

朝歌
晉邑

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

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成

郟。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

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斃。

新言之何... 卷之八十一

開封府密縣古鄆城西北

二十三年 八月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

○直起法 公彌卽 悼子 卽紇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

○陪入季氏屬 不直大夫

之訪於中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

難言立少 故曰擇才 季孫又訪 問中豐

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

其然猶言必爾則我將 具敝車而去不敢與聞

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

訪於 臧紇

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

以臧紇 為上賓 命設重席於 堂上北面

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

酒樽既新 復潔潔之 臧孫召悼子至 親降階而迎之

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

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 使從庶子之禮 列在悼子之下 恐公鉏 不從

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

節是一篇之轉極名堂 惡臣而問盟首一段是 一篇之結束逐件敘來 舉如刃練而描寫生動 聲情各肖是一篇有興 有笑文字

韓友一曰武仲但欲逞 其智故於衆人之中安 排作態而不顧順逆之 序也假令仲於此時乘 季氏之飲容因大夫之 華至召公鉏悼子序長 少之禮毅然而立公鉏 則季氏亦無如何是後

新訂上博共賣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言可及作情言

卷之十一

曲江書屋

已既可免出奔之事而萬世亦服此舉也

馬正家

公鉏愠怒而不肯出

即閑

○又一人馬父反觀臧紇

禍福無門兩語連臧孫後文都照起妙

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言不必愠怒

禍福無一定之門

人能為善則召福為惡則召禍

曰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

不患不得所處

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

父寵之則可富所謂善則召福也

若姦慝回邪不守軌度

其禍重於貧賤所謂為惡則召禍也

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

以子馬之言為是

於是朝夕之閒敬恭父命

恪謹以居馬正之官次

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

言成虎亦此處蚤有所動也

喜公鉏能孝敬

使公鉏設酒席以飲己

而以己所用燕享之器具攜往於公鉏家

飲畢盡舍之不攜歸

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

得器具便富

出季氏家臣仕於公

孟莊

○憑空提此二季武子語承上起下

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

○結季氏廢立一案見臧孫之禍胎所由成接孟氏卒立一案明臧孫之禍端所由始則通篇總以臧孫出奔為主其餘皆在賓位

○突起法

獨孟莊子之庶子豐點素好之

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也曰從

為孟氏後

都簞反去声

居竭反

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

王云忽紱孟孫一段為季孫觀妙又以豐點為臧孫觀妙

吾請使孟氏與汝共憎臧氏

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

折丁左傳共賣

卷之十一 襄公中

三十一

由江書屋

○孺子秩固其所也口
物正與季孫彌與乾吾
皆愛之相肖

言孟孫死孺子秩為其長
子固所當立秩羯兄也

言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
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

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

則季氏有力
過於臧氏矣

武子
不應

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

戶側喪
主之位

○以此哭襯
出彼哭妙絕

上声 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

秩長子當土喪季
孫不見秩故問

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

季孫廢鉏立乾云欲
擇才故鉏以此答之

夫子指孟莊子誣
其有遺命欲立羯

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

得詳之為詳

武仲入哭

哀甚則

既哭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

孟莊子

涕多

而出

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

烏路

常志相順譬如
疾疾終為身害

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

常志相違戾譬
如藥石之療疾

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

恥忍

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

立羯下本可徑接孟氏
閉門卻嫌少停頓因敘
入哭一番問答令情事
紆曲有致亦借作束上
起下其筆法與二提句
正同
王云忽序臧孫自言一
段前為廢立點逗後為
出奔張本甚奇

俞寧世曰夫君子處人
家國之事正者未必即
禍邪者未必即福李世

勳請立武昭儀而敬業之族即由昭儀郭崇韜請立劉夫人以媚莊宗而殺崇韜者劉夫人也况季孫父子至情偶然偏愛臧孫迎其欲而立其少能保其終不變乎

聞戒甲從事事犯拙視前飲酒為客時何等應于耶寫來絕倒

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

欲為公鉅讎臧氏故誣之

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

○回覆愛字情意

戒備也

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氏使

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道塗

正夫隱正○正義曰隱正屬司

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

徒臧為司寇而借之者兼主掌耳

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

見其有甲故信而命攻之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

鹿門魯南，城東門

娶鑄國之女

生賈，為二子。而鑄女死，女子謂兄弟

而鑄女死

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

姪乃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

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

臧武仲

故立紇為臧孫氏

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

二子不得立故出往舅家

臧為山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

大蔡大龜也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為名

近廟為宗遠廟為祧

敢告於兄而我為天所弔恤

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

補敘臧孫出身并詳賈為立後全因廢立相類特特借作映襯史家因此及彼附敘甚多况事本連類乎真天生妙事成此妙文者

鑄

國名濟北蛇邱縣所治今山東泰安府肥城縣有鑄鄉即漢蛇邱縣治也

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

言我非有大罪於國不使臧賈納大蔡於魯君請立臧氏之後許請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使弟臧為納龜於君以請立後臧為不為兄請遂自為請也防臧氏私邑如往也

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

言使甲從己非能但知不足而慮事淺耳為私有所請

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

苟得請為臧氏立後奉守先人祭祀無廢墜文仲宣叔二世之勳勞謂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立臧為為後

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

致納也納邑於君而奔齊其人泛言謂陳其罪惡盟廢長立

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

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

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盟首載書之章首也在宣公十八年載書言母得或如東門

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

嫡之命殺太子惡而立宣公遂即襄仲在成十六年載書

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

欲廢國家之常典蕩覆公室謂譖成公與季孟於晉

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

一路散散而來臨了變作兩賓一主整整相對之筆熱鬧排場文家最喜掉尾為其能激起通身神采也○愚按廢長立庶是謀篇之作用犯門斬關是廢立之效驗前後俱以

臧孫為主季孟為賓前以兩賓托出一主後亦小小以兩賓斷結一主此賓主章法之正則也尤妙在補敘臧之立少與季孟天然映合未後盟首與臧孫行迹相符萬笏奇峰總由一脈不得以閒情點綴目之此文文章之宕蕩有神有情處也悟得此法庶無散漫膚廓之病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罪而盟之武子用孟椒之言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曰此言有人教之猶云教者誰歟必孟椒而後能為此言乎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二十三年

齊侯襲莒

杜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林曰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自伐晉而還

不入國途潛師襲莒

且于莒邑名今在山東青州府莒州境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余反于傷

侯傷股而遂退師

壽舒亦莒邑

二千齊大夫

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去声

隧且于之狹路也

還百旋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

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二子無致死力以戰

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據孟子云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則二子同死可知左氏亦云杞殖華周載甲則同被獲亦

可知矣而於辭賂獨詳
華周之詞辭弔獨詳杞
梁之妻兩人詞句亦相
互見文法其作史者大
都不出此種剪裁會其
意於言外可也

請要之
以盟誓

即華
還

人臣貪貨賄
而廢棄君命

亦汝莒君
所深惡也

日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

昨晚受命
載甲而來

今日尚未至中
而即廢君命

何以盡事
君之道

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

即杞殖為
莒所獲

莒人懼得勝
大國故行成

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

梁戰死其妻
來迎喪於郊

齊侯使人
弔恤其妻不受弔

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

若有罪當死何
敢辱君命來弔

若無罪
而死

猶有杞氏先
人之屋舍在

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

下賤也婦人無外事賤
妾不得受君郊外之弔

傳善婦
人有禮

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二十三年

臧紇辭田

臧紇奔齊齊莊
公將與之田邑

欲辭田
故見

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

齊侯自道伐晉
之功於臧紇

戰功日多下
多字多少也

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

不敢於寢廟
穿壁以為穴

雅其畏人
之多故也

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

左翼曰神龍在天變化
莫測可得而醢之者以
有欲也若果不得而食
之則亦不得而醢之矣
齊侯之田人所冀幸而
不能得者臧孫獨棄之

而若免蓋自為季孫廢
長立愛懲創而來而知
望恩幸澤實為喪身亡
家之地前番知不足者
此則知有餘矣故能卒
脫齊侯之難而不與晉
州綽輩駢首受戮矣

因近事之得御轉而斷
其前事之失悟此文訣
則抑中有揚揚中有抑
無不如意史家評斷於
美惡互見處大都不出
此種範圍

乘晉有欒盈之
亂而後敢伐晉

晉若安寧而
非猶鼠之晝伏夜動何蓋武
仲知齊莊有禍故激其怒使

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

弗與齊侯聞言果
追論

知之難
用也

弗與田仲尼曰知去声之難也有臧武仲之

此抑有所
由來而然

原註循理謂順惟亡謂怨俱
就廢長立少說○愚見始而

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

廢長立少其所作既不順理以致
念此事在此身言行
釋書之意以為順其
事者必恕其施也

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桓文公
元年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
欒氏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

人雖死而
不朽壞者

此言何
謂也

○妙在橫插此
句頓挫有神

○原胸中先有所挾而
問故等不得便要講

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正義
曰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後為天子國於晉陽以陶冠唐故曰陶唐氏

句之祖自虞以上上声為陶唐氏

議論文字問答亦取相
配宣子問一不朽穆叔
卻對兩層故於問處亦
特將未對頓挫兩番來
何謂是之謂一虛一實
與下以豹所聞豹聞之
一駁一解正相稱也

不韋

隋置韋城縣後廢為鎮今

在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在

杜

秦置杜縣漢改杜陵今杜陵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治東南十五里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 晉為諸夏之子熹叔奔晉四世而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盟主而我

范

古范城在今范縣東南二十五里屬山東曹州府

范氏復 言從古迄今世為興家 為之佐 如此可當不朽之義乎 范氏其是之謂乎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 謂世世愛 非可謂之雖 舉魯以對晉 死而不朽也 并對陶唐等

杜

秦置杜縣漢改杜陵今杜陵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治東南十五里

晉舉夏盟為 若如子所言此只可

特舉一臧文仲亦似淺之乎不朽矣不知宣子太涉自誇幾不知天高地厚故只小小說一文仲以對之所以殺其矜驕之氣也下再將三不朽重作鋪排見天地之大有許多不朽而區區世祿不足當劍首一映斯亦爽然自失也已

世祿非不朽文仲是不朽先用突說三立是不朽祿大非不朽後用申說反正各寫兩番總以一順一逆為章法

通篇以謂字作波折前後凡六點極盡參伍錯綜之妙

此兩事前重後輕格前重故有提有應後輕故一帶便足亦格之變者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

周為唐杜氏

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世愛非可謂之雖

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其人雖死而其語言可如此其可謂不朽乎○藏○以一立字立為訓戒以垂教後世 卻不朽字對他其是謂也 生下三立字 上聖之人

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夫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如此方可謂之死而不朽 若但保其始祖之姓受其易代之氏 以守其宗廟所廟 則也○防布彭反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世續禮祀而不致廢絕者 國皆有 常又茂是一筆說他認錯

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子產寓書於范宣子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三月

士句將中 軍執國政 諸君廟貢於晉 者其幣增重

一襄公中 三十九 山江書屋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御龍氏謂劉累也事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曰 孔甲事見昭二十九年 商初豕國君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也

局法與秦晉麻隊之戰

經不

禹寄也子西相鄭簡公如晉故子產因而寄書

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

言宣子為正卿主晉國之政

不聞晉之令德

而但聞晉之重幣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用感字開上下聞字出語便不見激烈是以懸為緊法

長治也

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周云賄從重幣出不聞令德自無令名

敏聚於晉之公室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

君生驕侈必至諸侯離貳

若汝私入於不貪貪而言而利賴之賴出語蘊藉

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

國不能保

家不沒沒沈沒也何能保其沈沒不悟重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

賄之害如此安用之哉○再與結一筆便轉出令德來

德須名以遠聞故名國家賴德以久為德之輿名德申說立故謂之根基

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

有德以為根基不以賄而致壞

何不以為是為務乎勸宣子當務德也

有德在身則樂與人同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

樂與人同則國家永寧

小雅南山有臺篇云君子有德可樂則為立邦家之基

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此為有令德之效也夫

大雅大明篇云言武王為天所臨無敢離貳其心

此為有令名之效也夫

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新丁七專共讀 卷之二十一 襄公中 四十 曲正書是

寫書自作一篇妙文讀賄名雙起以下申說先極論賄之不可有次極論名之不可無尚是分說生我後我二語重將賄名申說見無賄方有名有賄即無名末更單煞賄字以對針重幣又以無賄為主也辭旨痛切而風調平和法言異言兼而有之辭令之極則

從賄說到貳從貳說到賄又以公室與吾子兩路夾說而注重宣子凡六點字字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矣

○先從名字倒提出德字以下便好重發德字名字只作帶點後仍順從德遞出名作收以德為吾身之切要而名乃內蘊之昭著耳有令德即有令名無令德即無令名此不易之理也故破筆亦有輕重

前後語意極其嚴峻中間卻作寬緩之筆疾徐相赴節奏最佳○愚謂

引古作證亦詞令正則

推己之謂恕以恕存心而自明其德

則令名所播如輿而載是德以行於世

所以遠者聞風而至近者賴德而安矣

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

毋寧寧也言豈可使人議論於子

蓋子實能生養於我者

一而反謂子取我以自生乎浚取也

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

譬如象焉為齒所累以殺其身象豈有罪故以其齒有賄故也○服虔云焚讀曰憤言儻也

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

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

宣子為晉辭不敢受稽首

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

介國也 大國也 楚也

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

請得罪於陳也 為明年鄭人陳傳

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然明論程鄭

揮子羽也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

兩謂字應前兩聞字暗結無令德而有重幣只用空筆蕩漾忽用譬喻掉轉添出身字喚醒賄字蓋不獨吾子之家壞矣更進一步只一語便住令之自思語多則反冷聞者生厭

按鄭伯朝晉經不書傳至此點醒原由為一舉兩得之妙正所以申明經之不書也

按然明語以一意分兩

截前虛後實前倒後順
又是以後說申前說前
聯遞後駁辨用筆又各
有不同耳先蓋謂程鄭
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
非慮以下人之謂也然
明故斷其將死而憂此
說似可不拘後雖有驗
亦夫子所謂賜不幸而
言甲也

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

子羽歸以程鄭問降階之
語告之然明明酸蔑也

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

不死則凡人貴顯惟
必奔亡能知畏懼

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

不過謙抑下此理易知
於人而已何必問焉

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

唯明智者不在程鄭以變幸
方能之而升卿位者也

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其必有蠱惑喪志之疾而憂外
期之將至也明年程鄭果卒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齊莊公為其臣崔杼所弑
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

靈王二十五年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棠公齊棠○王云直從婦人
起案弑君之由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此篇傳崔杼弑君事前

後夾敘許多死亡全以

齊莊公中

晏子一段議論為主亦兩頭敘中間斷格

偃為武子御車往弔棠公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

美其色也。武子使偃。○取如字又為亡娶之。七住反下同。古者娶妻不娶同。齊丁公崔杼之祖。

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

齊桓公東。皆同姓。不可娶。本卦坎下三爻變。兌上為困。三爻變為大過。

下。至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

史。八皆言。陳文子齊大夫陳敬仲。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巽為風，故曰從風。

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

兌為少女，故曰妻風。隕落物者，今夫變風而噴妻，故曰不可娶也。此六三爻辭，林曰：六三處三陽之間，進而遇九四九五之剛，困于石之象，退而

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

以爲險，爲水。水險者，石不

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

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易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

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寡婦曰整。

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整也。

何害無妨也。言棠公已當此凶矣。莊公數往崔氏之家。

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取

驟數也。○此行亦似陳靈晏子。胡不效泚，治想是怕死。州緯祁。○看來侍者便不似孔寧儀行父輩。

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

與晏子又相反而實類。末一截詳敘崔杼葬不成禮，以了弑君一案正文。蓋本傳自為首尾也。前後敘事變動中，開議論精奇，夫唯左公兩居其勝。

遂取之。莊公通焉兩句，轉接甚緊，卻不得連片讀。取妻是先敘，後東通姜是先領，後敘一順一逆，段落有法。

○淫亂之事褻謾之詞一染左公毫端遂成大雅風流描寫奪趣

馮氏曰崔子因是杜註因是怒公愚謂此是歇後語本連下欲弑公御半句縮住而以開伐晉橫插於中也左氏敘法無變不備此亦其一耳

言若不為崔子其無此冠乎此皆慢語

因是 按去年齊莊開晉有樂盈之難而伐怒公

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

之崔子諫不聽對陳文子曰吾言於君君不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其意欲弑君以悅晉也

閒伐晉也曰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而不得公之閒隙 既鞭之而又使之近左右

晉而不獲閒公鞭待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賈舉怨公鞭乃為 且于役在二十三年

為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

去声 下同 崔子伺公閒隙 欲使公來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

晏子獨不知乎

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

○即此便是諂誘 拊拍也楹柱 歌以命姜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待人賈

舉獨人崔 閉崔氏 遂與甲兵 子空內 之門 以弑公

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

請免死 才用 反 求選廟而自殺

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

不能親 聽公命 言崔子之宮近於公宮或淫者詐稱公我等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

按從前侍者隨入此日皆留門外一以崔杼在家不敢同入一恃有賈舉在內必能保持故爾甲與莫助傳著此一筆瞻前顧後正自有法

討之不知他命干振行也○干途讀曰狂胡且反嗣音如字○振側柳反途子俱反又作侯反

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食亦之

林氏謂此賈舉非前之侍人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

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

去聲公共死於

○寫死者多人為晏子崔氏之門非私暱作襯相形也

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祝佗

佗父亦齊嬖臣祭高唐有齊別廟也

○傳寫此二人之死有禮有義弁爵弁祭服也

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

侍漁監取魚之官

○又寫一箇極平常人亦能死祭宰之為晏子獨吾君句作襯相形妻子

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

○較諸人之死八人總殺他父敘其事申蒯敘其言讓蒯敘其地詳略何順各極其變此等皆為晏子反襯所謂親暱者也

○愚按此三人不過碌碌無所見長耳迹且甚

衷有君恩難報不謂當死之義不稱徒以

此直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

音奴

遂與申蒯皆酸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者皆寵嬖之人○愚謂如祝佗申蒯亦可謂仗義死節者也

之皆死崔氏殺馯蔑于平陰晏子立於

○此又何

○為大夫者不應知有君乎且死者甚多行者亦不少皆為一莊公耳曰獨吾君此言實可笑

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

○應皆速行效

言君死非我之罪○君有過不我何為而出亡也能諫非罪乎

哉吾死也口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就皆率國人

立君以為民者豈徒居上以陵民哉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按世稱晏嬰齊之賢大夫也乃於莊公之驟如

崔氏也不能強諫及其

往問崔子也又不為謀

四十五

由

閉門甲與混鬪許時胡

將以注

而臣之事君者

為社稷故而

不急救立門外而袖手

社稷

豈徒為食祿計

以祿養之也

藉一哭以報効而謂賢

稷是

三臣君者豈為

去声

其口實

社稷是養

事則可於義則否曰君

稷是

○欲弑君以悅於晉非為社稷乎觀傳曰崔子因是又

以其閒伐晉也二語可知崔行弑君主意不專在淫也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死安歸則惑之甚者也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

○若非平日所嬖

誰敢當

時方結好強楚苟能奔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

幸暱近之臣

○設使

而請討安知崔杼之不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為社稷亡則亡之

共禍哉

汝亦在

為夏徵舒耶仰天而嘆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抑何補乎雖為己死而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為己亡獨非吾君子皆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臣之罪也非其私暱誰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敢任之且人有君而欲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之高爵厚祿之謂何而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忍以途人視吾君也宜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其有過不諫臨難苟免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而已一路侈口而談盡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皆淫邪意可醜可笑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而左綏胤言人補只出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色寫晏子語語有經有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擗眾人之死輕如鴻毛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晏子之不死重如泰山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又謂他人有譽議晏子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怕死者為未設身處地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也然愚得謂尊崇晏子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者實未設身處地耳後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來崔慶之滅其秦山之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力歟抑鴻毛之舉歟可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傳意敘而不論論而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者即據敘其論以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撥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特借賦口以斷晏嬰之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無能為也既為民望何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難率國人以倡義舉而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乃悠悠忽忽委身賊後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玩爾語若不暱於君而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暱於賊者豈非為其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口實而立於眾人之朝

若為己死而為己亡

非其私暱

誰敢任

音壬

新丁左傳

卷之六十一

襄公中

四十六

由

也哉無何為民望者
竟失民望為君私
而卒報君私君子之
人豈可忽其大而取其
細歟傳者接點盧王兩
人出奔正欲相形見絀
耳讀者審之

物太史兄弟與南史氏
不畏強禦不避艱險寫
得心雄萬夫到是通篇
出色人物

按齊莊被弒有死者有
奔者有直筆討罪者共
得二十人焉其如弒而
納諸竹中而全無忌憚
者此則為差善焉知淫
亂之行或出於好賊之
誦誘歟左氏前後三寫
死亡或詳或略必因乎
人未必皆孔寧儀行父
之流輩也若中鮮虞者
殆亦鐵中錚錚庸中俊
佼者也無徒以嬖幸目
之觀其昏不能匡數語
直與晏子獨吾君數語
遙相反對妙在俱用三
層折落乃作者特地借
他各人議論當自己之
定評有竊嘆君若臣死
生存亡無一許可者若
晏子者其意有白璧不

讀未畢晏子即仰
天嗟歎而易其辭

子仰天歎曰嬰

嬰晏平仲名言崔慶不忠於君不利於社稷而與之者有如上帝

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

乃同敵血

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大夫及

○又連寫三箇舍死極正者兩箇不怕死者倒陪晏子不死不討賊

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

嗣書繼書也

共殺三人

知不能盡殺故舍之

共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聞崔杼盡殺太史兄弟

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故及聞其弟執簡以往欲書崔杼之罪又書乃還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乃還問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

嬰與虞皆莊公近臣

推下嬰之妻

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

○細思鮮虞責邱嬰語亦可貽責嬰嬰妙兩人同名大抵作者或亦有意對面反刺

匿藏也瞻親也責嬰不知有君而徒知有妻也

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誰昔納之故推下車

奔中狹道也

舍止也

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

言道狹一人與一人戰耳眾無所用

恐失馬也

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

可為容容多後福之戒矣

四娶正義方言云自關而東謂

扇為娶鄭云漢禮娶以木為筐廣三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空樹于廣中天子八娶加龍娶二諸侯六娶備娶徹娶畫娶各二大夫四娶

下車正義曰下車良車也服虔以為遺車乃是明器塗車芻靈之類

先食馬而後自食

而寢食音嗣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娶曰

申鮮虞奔魯貧無資為人僕賃於魯之野為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

側謂埋之不殯於廟

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娶

蹕正行 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 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得葬不以禮晏子竟絕不言

不蹕音必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鄭子產獻捷于晉

陳人從楚伐鄭鄭人報之克陳 而入其國子產故獻其功于晉 服以將事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

問陳何以得罪於鄭 關父舜之後當武王時為 周陶冶之官 闕音邊

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

利賴闕父所作之器用 又以其為大 舜神明之後

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 太姬胡公名滿闕父之子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 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

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

示敬而已 則陳之子孫皆我 故曰三恪 周太姬之所從出 我周之德 魯桓五年陳桓 公卒於是陳亂

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

首段從昔說到今前以三自出自立作奇

一首分辨文字隨難隨解機鋒四出字字入情入理趙文子所謂順也通體是一頭兩腳格三問三答最是問陳之罪極難措辭此處說透下便迎刃而解故文於首段詳下兩段略細味夫子晉為伯鄭入陳云云可以知此題之着眼可以知此文之得手處矣

傳文法後以兩我是以則我有作對舉文法皆以參差中作整齊非此便筋脈懈弛矣誘衷知罪授首亦對語

陳厲公蔡姬所出也蔡人欲立之

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就定其位

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

殺佗欲立厲公故

共立厲公而奉事之

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

陳莊公宣公皆厲公之子

魯宣十一年夏敬舒弑陳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人為陳君播蕩言流離失所也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

事之本末晉君所知

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姻親謂陳鄭婚姻之好

介因也依恃楚兵之眾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

按陳罪只是介恃楚眾一語其井堙木刊爭戰謀略無國不然焉得為罪至於引大姬皆遮飾浮詞何關輕重然其所以折晉者在我是以有往年之告一筆擱住晉人而已

其欲逞志於我者不可億度

去年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

未得晉伐陳之命

去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鄭行來之徑道

有井則埋塞之有木則刊伐之

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

使我不得水火

我鄭大懼國勢不強

或戰敗而恥辱我周大姬

幸賴上天誘掖鄭人之心

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

啓迪其心使得戰勝

謂陳侯喪服擁社使其眾自囚係以待于朝

我鄭所以致獻戰勝之功

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

唯視罪之所在

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

○此一問晉人倒持大阿子產因得借刺幾合聞者愧死此夫子所謂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者也晉不愾辭以致子產之文辭有功也若前後兩對不過言之有文而已即事而論皆飾詞耳

致極也各致其法以誅之辟誅也

周制天子之地方千里

在各致其辟音僻且昔天子之地一圻音祈列

諸侯之地 衰差降也次國七方百里 十里小國五十里今者大國之地多有倍於天子而數圻矣

國一同自是以衰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

若非侵小何以致於數圻何故以戎服將事

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

為平王桓王 僖公二十八年 晉楚戰于城濮

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

晉文公布命 各諸侯脩 命於諸侯云 其舊職 卿士之官 公 劍文 衣戎衣 以輔王

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

以獻勝 今日之所以戎服將事者 楚之功 不敢廢棄王室之命故也 士莊伯士弱也 不能出辭再問

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王莊伯不能詰

文子趙朔之子趙武也代士 何將中軍故莊伯復命焉 人順理而我犯之 不為神之所福

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

乃受 其獻 謝晉受 其功

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孔子追 志古 論其事 書 人之 有言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所以成其志 言之有文所以成 人如不言雖有 志誰其知之 言不 能文 之趨向也 共言之華采也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

雖有亦不能遠

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

辭之不可不修也如此

功慎辭哉。

晉程鄭卒。

見其言驗始知其賢

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

為政當愛民如子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子產問以為政之道

以除民害

太叔瘞吉也

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

然明名禮農

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

為政之道如農夫治田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既思其始之難而必圖其終之成

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如治田之有次序焉

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如此其有差錯亦少矣

包括上兩如字以兩意暗寫思行下兩如字以一意明透思行兩人議論雖有淺深精粗之不同而文章筆意何嘗不相因也

此亦合傳體似時文之有搭題上截短下截長中以子產喜東上以語子大叔起下兩截各用兩如字成文俱不論行政所以然而但以此喻

夷儀 邶地後屬衛 今直隸順德 五年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邶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行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甯喜惠子之子悼子也 衛獻公使與言求復國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

太叔儀 小弁之詩言今我不能自容悅何暇念恤我後乎

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遑

今甯悼子必身受禍不得善其後矣

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

乎哉殆必不可也文子故大凡君子行事必思其終可成思其後可復然後行之也

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

開口即引詩卻以議論行之又一引詩變調

周書蔡仲 謹慎其創始 之命曰 恭敬其成終 故終無困 大雅烝民篇

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

一人謂奕圍棋也○正義曰說文奕從井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下子不定則不勝其敵

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奕者舉子一着或差 則不勝其對敵者

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而

何況安置人君 而可有差錯乎 今必不免禍矣 甯氏出自武公世為衛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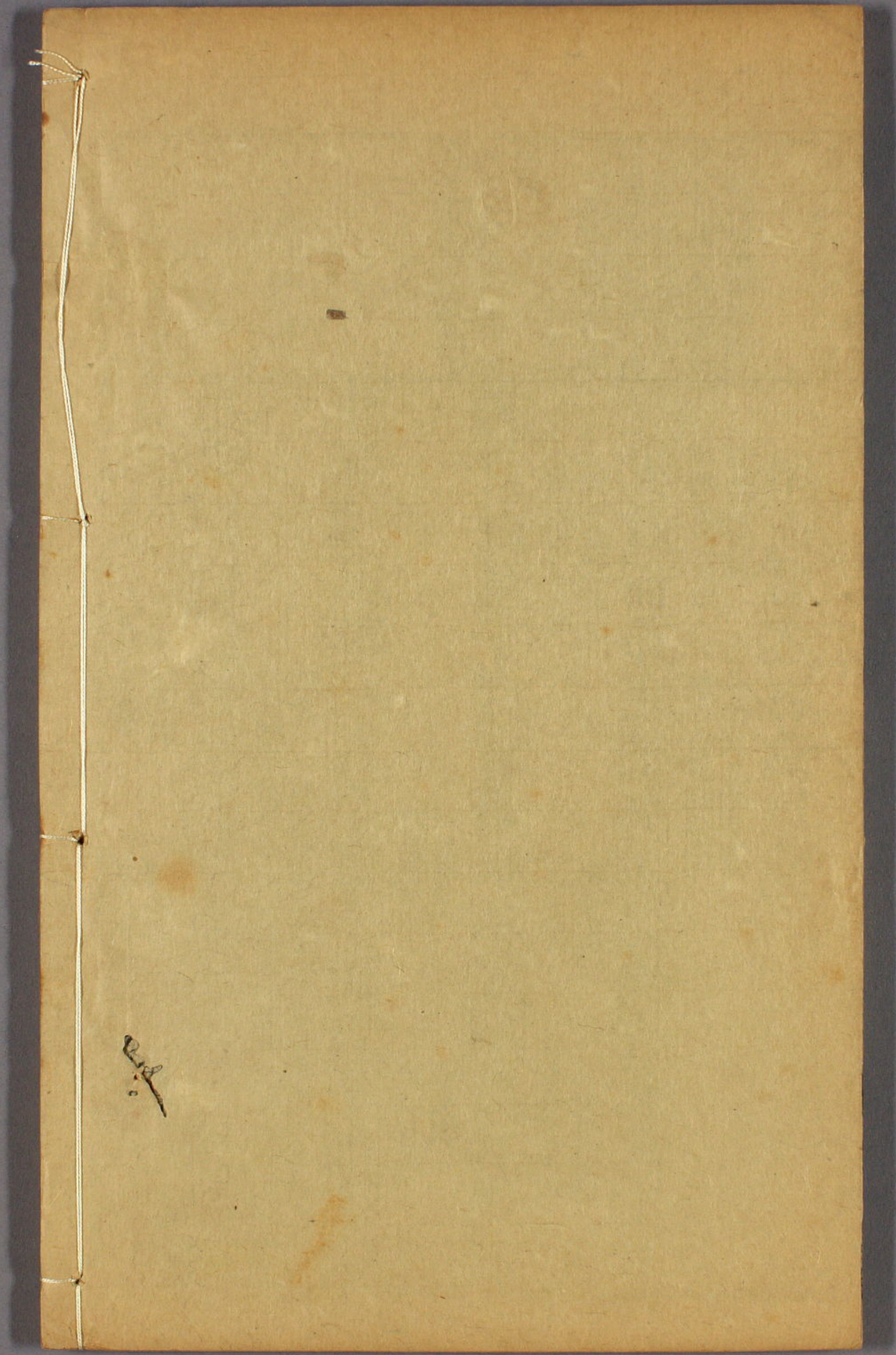
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

今因復君一舉 而致滅其族 明年甯喜納獻公 後年獻公殺甯喜

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前可乎不可一連說後免乎不免兩番說亦淺對處

俞寧世曰置君不定不勝則新君怨之勝則舊君疑之彼此罪也思其終言求為可繼有兩意



11